

種六第叢譯著名學文國法

黑與紅

著 爾 達 丹 斯
譯 羅 瑞 趙

行 刊 屋 書 宗 作

1944



85
S. 825

5



法蘭西文學名著叢譯
第六種
法國文學名著叢譯

紅與黑

斯丹達爾著
趙瑞霖譯

作家書屋刊行

1944

譯者序

在十九世紀法蘭西文藝的華苑裏，枝繁葉茂，綠蔭芳菲，盛開着色香各異的燦爛的花卉；遊園人士在欣賞之餘，無不現出讚美喜悅的容光，留連這一片拉丁民族偉大的心靈所形成的美景。不過，在這兒，最叫人醉心的該是小說的風光：我們看見各大小說家，根據各自的靈性，在最肥沃而堅實的泥土中，爲我們種植纍纍的金色菓子；或者我們眺望一隊隊披着五采斑衣的高貴的法蘭西人，攜了卷帙浩翰的小說創作，朝着不同的方向走着，走着——首先走過雨果（Victor Hugo），打出歷史小說（Roman historique）的旗子，精神飽滿，氣魄雄厚，駝着一個戰慄的熱狂的時代所賜與他的使命，他的羽筆塑出可憐人們的面影，壯麗的巴黎聖母院和中世紀生活的閃耀的遠景。隨後走過綽約的

，廢飲愛情苦醇的喬治桑（George Sand）。我們得特別尊崇她，因為她是法國十九世紀，不，法國有歷史以來，最偉大的女小說家，她描繪田園的生涯，歌誦自然的歡樂，又不遺忘社會的苦難，用優美的文字來抒寫她的理想。她是抒情和傷感派小說（Roman Lyrique et Sentimental）的宗主。然後，我們一不留神，不知從哪裏閃出一個魁梧的漢子，拖了沉重的脚步，匆匆忙忙的，向前行走；他的人猶如他的作品，聲音響亮，目光炯炯，在不幸的漫長歲月裏，建築了一座搬演「人間喜劇」（La Comedie Humaine）的大舞台。他是一條從浪漫主義走向現實主義的橋樑（Passage du Romantisme au Realisme），這條橋的名字就喚做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然後佛洛貝爾（Flaubert）一個最富有藝術良心的人，小心翼翼的，走着迂迴而漫長的路徑；他躲在寂寞的斗室，二十五年內只製作五部各有千秋的小說；他被稱為現實主義小說（Roman réaliste）的大師，他是完美的化身，永遠做着藝術的美夢……然後走過誰呢？走過左拉（Emile Zola）、莫古爾（Goncourt）、亞爾風斯·都德（Alphonse Daudet）、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法朗士(France)，綠蒂(Pierre Loti)……

然而，在這一長串的行伍中間，我們必須特別提出一個人來，介紹給世人相識：這人生性既奇特，作風又迥異；老是沈緬在異時異國的夢幻中。他是巴爾扎克的前輩，梅禮美(Prosper Merimee)的老師和朋友，他生不逢時，遺世獨立；但他是心理派小說(Roman Psychologique)的皇帝，後代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他的御座之下。請問他是誰？——他便是斯丹達爾(Stendhal)。

11

斯丹達爾原來的真實姓名是瑪利·亨利·白爾(Marie-Henri Beyle)。他曾經用過好幾個筆名發表文章，後來在正式出版第一部著作「羅馬·拿破里·佛羅稜斯」(Rome, Naples et Florence)時，才決定採取斯丹達爾這名兒。有時節，他自己稱為德·斯丹達爾(De Stendhal)，可惜「德」字之前，並未加上別的稱號，不足以表明貴族的門第和身

份；而且據一些批評家的考證，斯丹達爾一字是從德國布倫茲維克(Brunswick)省一個市鎮取來的，那市鎮就叫做斯丹達爾。斯丹達爾於西歷一七八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誕生在法國東南部格雷諾布(Grenoble)。這地方是以前叫做采斐納(Dauphine)省的首邑，毗鄰意大利，對意大利的交通十分便利。斯氏的父母在當地很有點名氣，是小康的中流人物。他的父親名約瑟·謝呂邦(Joseph Cherubin)，為人奸詐而多疑，管理家事，異常嚴酷；斯氏從小就恨他父親，時常稱之為Mon Batard de pere。而他却非常敬愛他的母親。她原出生意大利望族，上代由於一樁小暗殺事件，被迫逃出國境而定居於法國。當他七歲時，他母親即逝世了，從這時期起便開始他自己所謂「道德的生活」(Vie Moral)。

斯氏的童年，慘淡寂寞，是在一長串家庭的齟齬裏度過。當那熾熱的恐怖時代，他私心竊端讚賞共和黨的勝利。尤其對於路易十六(Louis XVI)的死刑，斬于斷頭台之上，覺得快樂極了。他的家族不但是保皇黨，而且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這形成了他對於宗教的憎惡。他少時候跟一個耶穌教士雷耶納(Raillane)唸書，此人虛偽陰險，在斯氏

的心目中，不啻是虛詐的化身，也就因此加強了他對宗教的仇恨。在別方面說起來，他很敬愛他的外祖父嘉南 (Gagnon) 和祖姑母伊利莎白 (Elizabeth)。嘉南老先生和藹可親，以醫藥出名，是一個信奉伏爾泰 (Voltaire) 的中流階級人。斯氏母親死後，多承外祖父照顧，他很瞭解他這個外孫，樂於教養他。斯丹達爾的祖姑母是一個修長而清瘦的女人，有着一副西班牙型的美麗容貌，她具有高尚心腸，稍帶浪漫性格。他認為他外祖父是代表十八世紀的哲學的觀念，而祖姑母則是代表西班牙主義 (Espagnolisme)。凡是熟識作者著作的人，一定知道這二方面正是代表斯丹達爾的精神 (l'esprit stendhalien)。所謂斯丹達爾精神是一種奇特的組合：這就是十八世紀的文藝的與哲學的氣質，百科全書派的風格和文筆，揉雜着緬懷異國的情調和中古時代的遐想，而所謂異國的情調包括二種：一為意大利，一為西班牙。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作家的家庭環境對於他思想和藝術的影響來。

關於斯氏童年的生活及其家庭情形等等，在他的「亨利·勃魯拉傳」(La Vie de

Henri Brulard」一書中，有親切而動人的描繪。這部書雖然名爲「亨利·勃魯拉」，實際上就是「亨利·白爾」的自傳。作者曾寫過好幾部自傳，不是斷章片段，就是寫好了，却束之高閣未曾問世，塵封在殘忍的歲月裏；現在我們所讀到的只有這部「亨利·勃魯拉傳」，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如今研究斯丹達爾必得格外珍惜這書。

當斯氏該入學唸書的時候，他父親送他入一個在格雷諾布新設立的中心學校(Centre)求學。在這裏他獲得數學，繪畫及拉丁文的基礎。並且此時他開始閱讀莎士比亞，朗讀不輟，愛不捨手，莎士比亞是他一生最愛的一位作家。斯丹達爾在學校裏，以數學一科，博得師長的重視，但是他心裏却不喜歡它。他一切學問都不是從學校課程上得來的，譬如他對於法國文學又廣泛又淵博的學識，可說都是他自己閱讀，研究的結果。盧騷(J.J. Rousseau)，艾爾維彼(Helvetius)，德拉西(De Tracy)，莫利哀(Moliere)，拉芳登(La Fontaine)，亞利歐斯朵(Ariosto)等作家都是他早年所嗜愛的。

一七九九年斯氏到巴黎去，主要的動機是投考工業專科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

但是他並沒有考取。在巴黎耽擱了幾個禮拜，這離家別親的孩子便病倒了，他在寂寞，煩惱和懷鄉病之中，投奔一個遠親達呂（Daru）家。這是一個活動而顯貴的家族，在拿破崙執政時代極有勢力。當時斯氏的表兄博兒·達呂（Paul Daru）身居顯職，在軍政部做官，便在部裏代斯氏覓得一事，暫時寄居籬下，偷閒潛修。一八〇〇年四月，他決定到意大利去。那時候，拿破崙正準備進略意大利，他野心蓬勃，追隨達呂家兩位表兄與大軍之後，跨過亞爾卑士（Alps）的崇山峻嶺；一到了意大利，他就發現風光的嫵媚，人情的風雅，他隨即認為這是他的夢幻之鄉，理想之國，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他內心的快樂和興奮了。

不久，他得到達呂的幫助在第六龍驤隊（Dragon）裏謀得一個差使。然而在一八〇〇年秋天，他接到命令，要他離開他心愛的米蘭（Milan）到勃萊斯夏（Brescia），加入他所隸屬的軍隊。他不願離開風情旖旎的米蘭的一個大原因是他那時愛上一位米蘭女人，名叫金娜·辟忒拉格娃（Giana Pietragua）的。斯氏一生不乏風流戀愛事蹟，這「米蘭之

戀是他第一次的所謂熱情愛 (l'Amour passion)。後來，他既厭倦軍隊生涯，又免別離之痛，便辭掉職務，重回巴黎。他在巴黎淹留四年，潛心攻讀，留情於書卷之間，同時，又夢想愛情，追求令名，曾一度從事劇本的創作，可是沒有成功。這一時期在斯丹達爾的生命史上可以說是開始走上文藝野心的道路時期。他熱狂地讀蒙田 (Montaigne)，瑪利伏 (Marivaux)，孟德斯鳩 (Montesquieu)，卡里哀 (P. L. Courier)，尤其醉心于十八世紀哲學的研究：康第拉克 (Condillac)，嘉巴尼 (Cabanis)，艾爾維彼 (Helvétius)，德拉西 (Tracy)。其中，他最推崇德拉西的觀念論，這對於作者的思想及小說藝術有極大的影響。此外，十七世紀的偉大喜劇家莫利哀盡惑了他，使他有興致寫了一個韻文喜劇。他練習台詞，時常出入於社交界與劇院。

在巴黎住了不久，感於經濟的拮据，只得到馬養元一家商業公司的職員，此事引起他家庭的不滿。他窮於應付，只好苦中作樂，與女伶梅拉尼·吉爾貝 (Mélanie Gilbert) 發生一段曖昧關係。一八〇八年達呂鑒於親戚關係，對於斯氏以往的少年過失，不大理

會，仍舊薦他在部內做低級職員。過了不久，他被調到德國佔領區駐守軍任事。嗣後又移居于德國勃蘭茲維克，掌理彈藥，稅收，給養等等事務。

到了一八一二年，他隨着拿破崙侵俄大軍，進攻莫斯科而經歷了那一次驚心動魄的莫斯科之役；當俄人焚毀京城法蘭西軍隊倉皇敗退的時候，我們的作者獨登高岡，眺望着熊熊的大火，讚賞這一幕偉大慘烈的悲劇而嘆道：「唉，這時候，只要跟一個知心的朋友一塊兒觀賞，我真的心滿意足了！……」事實上他對於武功的雄心是滿足了的。他懷着顆熱辣辣的年輕的心，眼前展開一片寥闊的美麗的光景；他崇拜拿破崙崇拜戰爭，夢想燦爛的「紅色」的軍績，別離家鄉，深入那「寂寞灰色的國土」，如今他站在高岡上，鑒發這俄羅斯京都的火化！他又眼見法蘭西兵士挨着飢餓，駭着寒冷，疲倦是他們的同伴，死亡是他們的歸宿，在無邊的冰天雪地裏發出無邊的哀號！——這時候的斯丹達爾正像「紅與黑」裏的鈺連，站在那蒼蒼維鯉葉間的山頭，迎着八月的落日，在山谷的寧靜裏，滿耳是山蟲的哀鳴；一隻蒼鷹從斷崖絕壁處飛出來而盤旋在天空中……鈺連若

有所悟，不禁嘆道：

「C'était la destinée de Napoleon ; Serait-ce un jour la siennet ?」

（這是拿破崙的命運，難道有朝一日這也會是我自己的命運嗎？）

這是斯丹達爾一生中的所謂「英雄時期」。(La Periode Heroique de sa Vie 1806—1814)

斯氏從莫斯科回來後，拿破崙很賞識他，任命他爲國會的 Auditeur (審計官)。隨後不久他又做一任空名的，但有利可圖的官，這官名叫做 Inspecteur du mobilier de la Couronne (皇家動員監察使)。一九一三年，他隨軍入奧大利，並在莎嬰 (Sagan) 任 Intendant (監督) 之職。到一八一四年他被調至他的故鄉格雷諾布。他完成了一樁極有價值的工作，就是組織了朵斐納的保衛軍。這時期，他身體羸弱，時常疲乏，使他不得不回巴黎。但是當拿破崙駕臨艾爾巴 (Elba) 時，他又離開故鄉到意大利去了。這是他直接參與帝國政體的一個時期。他在米蘭住了整整七年(1814—1821)，經常和文士名流

來往，金娜。辟忒拉格娃成爲他公開的情婦了。

此時，他官場活動已得到滿足了。他已經養成一種明快的熱烈的作風，他生活在歡樂裏，他善於觀察人們的容貌，分析人們的性格，刺穿人生虛偽的面具。同時，他特異的性格也逐漸形成了。他非常驕矜，態度時冷時熱，隨處都顯示一種「自我」(Moi)的精神。他喜歡批評攻擊人家，尤其當公共議會之時，他一邊談笑自若，風趣橫生；一邊揶揄旁人，毫無顧忌。不免引起人家的討厭。因此在社交界裏，斯丹達爾被認爲是一個奇癖的，不易了解的人；他的作品正如他的性格，是奇特的，不易討人喜歡的，所以他自已說：Je serai Comptre Vers 1880 (我到一八八〇年會爲人所了解的)，這話可以應用到他的作品和他的性格上。

他歷年的奔波，以及戰役的疲勞，使他的健康漸漸損壞了，並且這時他對於拿破崙

的事業，已發生懷疑，由崇拜拿氏一變爲憎惡拿氏了。於是他只好告假引退，駐足於歌穆(Come)湖畔。不久不可一世的拿破崙皇帝的御座粉碎了，偉大的帝國化成一縷硝烟

我到一八〇年

這話可隨

，幾星殘火；我們的作者留連於寂寥的愛爾芭島上，埋葬了他的希冀，他那一時代的希冀；而他那熾熱的夢幻，和榮華的追求也隨之烟散雲消了。

然而，這時節他已成為一位作家了。在一八一四年已經出版一本關於海登 (*Lettres ecrites de Vienne en Autriche Sur Haydn*) 和莫札特 (*Mozart*) 的書，他在意大利尋幽探勝，醉心於意大利的人情風尚，而盡量滿足他對於意大利藝術的好奇心和熱情。一八一七年出版兩部著作：「羅馬·拿波里·佛羅稜斯」和「意大利繪畫史」(*L'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前者是一部遊記，他用優美流暢的文字描畫意大利三大名都，處處有動人的摹寫。我們知道，斯丹達爾不但是大小說家，還是個大遊記家，一生寫下好幾部不朽的遊記。他的遊記就彷彿他的小說，有一特色：就是不注重風景的描寫，而注重風尚的刻畫，地方色彩的摸捉和人物性格的描繪。假如我們要讀他的遊記，那末他的「三都記」正是最好的一種。

一八一九年他的父親逝世了，死後身世蕭條，他心中日夜縈思的一筆遺產付諸東流

他原想依靠遺產過一種優游閒適的作家生活，如今只好獨力奮鬥，支撐他的家庭。此時斯氏時發狂論，喜作奇僻的，有破壞性質的言談，引起了奧大利祕密警察的注意，所以在一八二一年，他在意大利便待不住了，只好回到巴黎。同年秋天，他到英國作了一次短短的遊訪，與一個文藝雜誌編輯高爾朋（Colburn）訂交，他開始撰寫許多關於巴黎生活和文藝的文章，就在高爾朋主編的雜誌上逐期發表。在這時期內他由於職業關係，不得不時赴政治的和文藝的「沙龍」（Salon），而認識許多人物。這是他生平最活躍的，也最有光彩的文學生涯。他寫下了「愛情論」（De l'Amour），「萊辛與莎士比亞」（Racine et Shakespeare），「樂西尼傳」（Vie de Rossini），「亞曼斯」（Armande），「羅馬散步錄」（Promenades dans Rome）。

到了一八三〇年，他完成了偉大的傑作「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翌年「紅與黑」出版問世。一八三一這一年在世界文學史上是重要的，正如一八五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因為前者是近代第一部心理小說巨著「紅與黑」誕生年，它在世界心理小說發

展的道路上樹立了一塊劃時代的里程碑，也可以說它是一個承前啓後的偉大的日子。後者是佛洛貝爾（Faubert）的第一部名著「波娃利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的年份。因為「波娃利夫人」在現實主義（Realisme）小說發展的歷史上是一部傑作，一部空前的代表作。每逢我們一提及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我們便想到佛洛貝爾的「波娃利夫人」，就彷彿當我們談論心理分析的小說時，立刻會在眼前浮現「紅與黑」三個燦爛大字。但是不幸的是「波娃利夫人」底出版馬上引起人們空前的注目，議論紛紛，一方面是同情的讚頌，一方面是嚴酷的責罵；報紙和雜誌上喧騰着各方送來的對它而發的聲音，波娃利夫人被傳上了法庭！我們可以想像佛洛貝爾該怎樣緊張地熱情地待在賽納河上游克羅塞（Croisset）的小樓上關懷她浮沉的命運。而我們底「紅與黑」却在寂寞冷落的故居度其閨靜的日子！鬚髯一顆珍貴的寶石，埋葬在地底，未經「幸福」的人們發掘而賞識；又鬚髯一隻天下稀罕的金莖染滿塵泥，帶着最樸實的鄉土氣息，而被擱在熙熙攘攘的浪漫主義底市場裏，當時人們沉醉在熱狂的浪漫主義的怒潮中，為一時的風尚所激

盪。特別是一般年輕人，追隨雨果（Victor Hugo），高擎着五色繽紛的大纛，真摯而慷慨，幾部鴻篇巨製的小說壓壞了他們脆弱的心靈。到處是「愛納尼」（Hernani）嘹亮的呼喊，「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崔巍的影子，和柔和如天青色的虞養（Alfred de musset）底情歌……斯丹達爾，一個忠實而笨拙的筆耕者，在寂寞裏獨自經營他所愛惜的田地。他不求人了解，也不爲人所了解，連他的莫逆之交，「歌龍芭」（Cotoula）和「嘉爾曼」（Carmen）的作者梅禮美最初也不了解他，梅禮美嘆道：「嘿，白爾，我就不知道他寫過些什麼東西，旅行過些什麼地方！」而現實主義大師佛洛貝爾說他自己根本不懂「紅與黑」的人物與旨趣。斯丹達爾頗有自知之明，在「紅與黑」的扉頁上寫上「To THE HAPPY FEW（獻給幸福的少數人）」這四個英文字眼兒，這頗有咱們中國人所謂「敝帚自珍」或者「公之同好」的意思。總而言之，我們的白爾不趨附時勢，不阿世俗，他只是關起門窗，幹他所喜歡幹的事兒，挾着四十多萬字的「紅與黑」原稿本，走過亂紛紛的鑼鼓喧天的街頭，覺得格外的寂寞，但他非常驕傲，他在五